

虞初新志二



虞初新志卷三

小鄉媛山館重校刊

新安張潮山來輯

馬伶傳

侯方域朝宗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之間。桃葉渡遊兩華臺者。趾相銷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雨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于東肆。華林于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牛奏引。

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戾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吏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旣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于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譙。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旣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戾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

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
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
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
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卽又不
肯授我。我聞今相國某者，嚴相國侍也。我走京師，
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相國于朝房，察其舉止，聆
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
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稱
稱馬狷狷云。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
其以李伶爲絕技，無所于求，乃走事某，見某猶之

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呼！耻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爲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卽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張山來曰：予素不解奕，不解歌，自恨甚拙，因從學于人。雖不能工，然亦自覺有入門處，乃知藝無學而不成者。觀馬伶事，益信。

顧玉川傳

曹禾 裁眉

顧玉川，名大愚，字道民，邑東鄙楊舍人。深目，鬚髯類羽人，劔容。少遇異人，授神行術。三日夜達京師，六日而返。父母怪，問之。玉川語之故，袖葡萄、蘋果。

以戲。由是里中傳以為神。性任俠喜施舍。尤好奇。
服所至。兒童聚觀。常衣紙衣。行則瑟。上有聲。冠紙
冠。方屋而高二尺。或時蓬。跣行。歌道中。或時幅巾。
深衣。肩古藤杖。杖患葫蘆。大于身而高于項。遇風
則與偕覆。徐挂杖而起。行歌自如。渡河未嘗假舟。
楫。跨葫蘆以杖導水。上下水面望之。如遊雲氣中。
與人言。多方外駭異。不根之說。人間年從詰之。獨
其頃忽聞。往返數百里。音問不爽。道路行旅。歷上
咸見。此足奇也。明啟禎交。玉川子每遊京師。月必
一二過。尤厚。廐山錢宗伯謙益。宗伯臚傳及第。第

三人玉川子以其捷音好。七五日而郵報至。郢中諸少年疾馳。七日夜始抵錢氏室。則已泥金煥然。矢所獲。宗伯言于諸公。卿聞其風者。以識面為幸。一日遠遊。丹騎白牛。披孔雀裘。戴榭笠。如車輪。手棕櫚扇。後隨一橐駝。背置大葫蘆。其旁懸瞿舍纍。繫去種所得奇花草菁葱鮮潔如山嶽。自行邑之人。初未識橐駝。擁觀以為怪。時學使者方較試。六郡士咸集。羣皆顧盼。忽一人昂然從眾中出。祇衣絨冠。皆皂色。與玉川相對鼓掌笑。遂挽橐駝上挹葫蘆以行。如凶社。中方相筭。識者曰。此梁溪鄉。

公履也。玉川之好怪，而所與遊多類此。玉川常乘
橐駝往來旁邵縣。至毘陵驛，橐駝墜於野廁，百計
挽之不能出，乃毀岸出之。而橐駝死矣。後訪道人
華山，不知所從，或謂玉川實病死于家，誡其子孫
諱之云。

張山來曰：余讀水滸傳，竊慕神行太保戴宗之
術，又以為尚不及縮地法。私嘗疑之，謂為文人
遊戲筆墨，未必實有其術。今讀此，則是世有其
人，惜予不及見耳。

言姬董小宛傳

張明弼 公亮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秦淮集籍中奇女也七八
歲母陳氏教以書翰稊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艷發
窈窕嬋娟云出其右至絃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
精曉顧其性好靜每至山林遠壑多依窳不能去
若夫男女鬪集喧笑竝耳則心厭色沮亟去之居
恒攬鏡自語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卽詘首庸人婦
猶當歡采鳳隨鴉况作飄花零葉乎時有昌子辟
疆者名襄如臬人也父祖皆貴顯年十四卽與雲
間董太傅陳徵君相倡和弱冠與余偕陳則聚四
五人刑牲稱雁序于舊都其人姿儀天出神清徹

庸。余。常。以。詩。贈。之。目。為。東。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榮。為。貴。人。婦。願。為。夫。子。妾。者。無。數。辟。彊。願。高。自。標。置。每。遇。狹。斜。擲。心。賣。眼。皆。土。苴。視。之。已。卯。應。制。來。秦。淮。吳。坎。尾。方。密。之。侯。朝。宗。咸。向。辟。彊。噴。噴。小。宛。名。辟。彊。曰。未。經。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時。時。從。名。流。讌。集。聞。人。說。冒。子。則。詢。冒。子。何。如。人。客。曰。此。今。之。高。名。才。子。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也。則。亦。胸。次。財。之。比。辟。彊。同。密。之。屢。訪。姬。則。厭。秦。惟。羸。徒。之。金。閭。比。下。第。辟。彊。送。其。尊。人。秉。憲。東。粵。遂。留。吳。門。聞。姬。住。半。塘。再。訪。之。多。不。值。時。姬。又。患。

言非受糜于炎炙則必逃之旣旣之徑一日姬方
言醉睡聞冒子在門其母亦慧倩亟扶出相見于
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于堂戶已而四
目瞪視不發一言蓋辟彊心籌謂此人眼第一可
繫紅絲而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
殆吾委心塌地處也但卽欲自歸恐太遠遂如夢
值故惟苜蒘兩意融液莫可舉似但連聲願其母
曰異人異人辟彊旋以三吳壇坫爭相屬凌迫而
別閱屢三三一至吳門則姬自西湖遠遊于黃山
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中辟彊在吳門有某

姬亦傾盡輸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覲往衡嶽不果
辛巳夏獻賊突破襄樊特調衡永兵備使者監左
鎮軍時辟彊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于政府
言路歷陳尊人剛介不阿逢怒同鄉同年狀傾動
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謂辟彊喜甚疾過吳門踐某
姬約至則前此一句已爲實書豪家不惜萬金劫
去矣辟彊正爲皇鬱壹無所寄託偶月夜蕩漫舟
隨所飄泊至桐橋內見小棧如畫圖開立水涯無
意詢岸邊人則云此秦淮董姬自黃山歸喪母抱
危病鏞戶二旬餘矣辟彊聞之驚喜欲狂堅叩其

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燧無光。染端狼籍。啟帷見之奄奄一息者。小宛也。姬忽見辟彊。倦眸審視。淚如雨下。迷痛母恠君狀。猶乍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彊曰。吾有恠久矣。夫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如頓牟之草。磁石之鉄氣。有潛感。數亦有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廢。一見子。則神立。二十日來。勻粒不霑。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霍然。君既有當于我。我豈無當于君。願以此刻委終身于君。君万勿辭。辟彊沉吟曰。天下固無是易易事。且君向一醉晤。今一病

逢何從知余。又何從知余。閨閣中賢否。乃輕身相
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書。首明蚤當遣使。襄樊何
敢留。此請辭去。至次日。解靚妝鮮衣。束行李。屢趣
登舟。誓不復返。姬時有公人多嗜好。又蕩費無度。恃
姬負一時冠絕名。遂負金。咸無如姬何也。
自此渡滸墅。遊惠山。歷昆陵。羨澄江。抵北固。登
金焦。姬著西洋布。是紅衫。薄如蟬紗。潔比雪。艷
與辟疆。覩遊渡下江山。最勝處。十萬人爭步擁之。
謂江妃攜偶。踏波而上。也。凡二十七日。辟疆二
十七度。辭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雖離虎

穴未定歸期。且秋期也矣。欲破釜焚舟。莫一當子
盍歸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齋謝客。茗椀爐香。
所子好音。遂別。自是杜門如素。雖有貴霍相。檄洮
健橫侮。皆假貧賂賄。以蟬脫之。短檝細柱。賈誼尋
盟。無月下。數至。迨至八月初。姬復孤身。挈一婦。從
吳買舟江行。逢盜所。航入葦中。三日不得食。抵奈
淮。復停舟郭外。候吐。壺闈事畢。始見之。一時應制
諸名貴。咸置酒高臺。中秋夜。腸姬與辟疆于河亭。
演懷寧新劇燕子。一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激揚吹
淚。以姬得所歸為喜。極淚下。榜發。辟疆復中副。

車而志。副公不赴新調。請告適歸。且姬索還者益衆。又未易落籍。辟疆仍力功之。歸而以黃衫押衙託同盟某刺史。刺史莽衆譁挾姬匿之。戎敗事。虞山錢牧齋先生。一時不惟一代龍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其遠。而又愛姬之俊。識聞之特至半塘。令柳姬與姬。姊伴。親爲規畫債家。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爲。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復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錢。別于虎膠。買舟以手書并盈尺之券。送姬至如皋。又移書與門生張祠部爲之落籍。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賢。

甚特合其父先至如舉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語
已久矣。姬入門後智志絡繹上下內外大小罔不
發悅與辟疆日坐畫堂書園中撫桐瑟賞茗香評
品人物山水鑒別金石鼎彝閒吟得句與採輯詩
史必捧研席爲書之意所欲得與意所未及必控
弦追箭以赴之卽家所無人所莫辨倉猝之間
靡不立就相得之樂兩人恆云天壤間未之有也
中西崩折辟疆避難渡江與舉家遁浙之鹽官履
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寧使兵得我則
釋君君其問我于泉府耳下間智計百出保全實

多後辟疆雖不死于兵而瀕死于病歟。凡侍藥不
閒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得同歸故里前後凡
九年。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病卒。其致病之縣與
久病之狀。并隱微難悉。詳辟疆憶語哀辭中。不惟
千古神傷。實堪令奉倩安仁閣筆也。琴牧子曰。姬
歿。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予謂父母
存。不許人以死。況衽席間物乎。及讀辟疆哀詞。始
知情至之人。固不妨此語也。夫飢色如飢食焉。飢
食者獲一飽。雖珍羞亦厭之。今辟疆九年而未厭
何也。飢德非飢色也。棲山水者十年而不出。其朝

先夕景有以日酣其志也、宛君其有日酣冒子者
乎、雖然、歷之風波疾、危盜賊之際、而不變如宛君
者、真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

附肩辟疆影梅葡憶語 選十五則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
江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
西先生畢、今梁哥、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
潔比雪艷、以退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
華、桂宮霓裳也、偕登金山、時四五危舟衝波激
盤而上、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仙、遠

山而行、凡我兩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
不去、呼詢之、則駕舟者、皆余立秋、淵回官、坊長
年也、勞以鵝酒、竟日返舟、舟中宜、滋、大白、孟、盛
櫻珠數升、其琰之不辨其爲櫻、爲唇也、江山人
物之盛、照映一時、至今譚者侈美、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爲余不辭、盜
賊風波之險、聞關相從、因置酒挑菜水閣、時在
坐、爲眉樓、顧夫人寒秀、齋李夫人皆與姬爲至
戚、美其屬余、咸來相度、是日新演、燕子、笑曲、盡
情、艷至、霍華、離石處、姬泣下、顧李亦泣下、一時

才子佳人樓臺烟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至今。
思之不異游仙枕上夢幻也。

余數年來欲哀集四唐詩購全集類逸事集衆
評列人與年爲次第付姬收貯至編年論人準
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
終夜相對恣言闊詩無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
解之尤好熟讀楚詞少陵義山王建花藥天人
王球三家宮詞等身之書周旋座右午夜衾枕
閒猶擁數十家唐詩而卧今秘閣塵封余不忍
啟將采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歎而已。

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言詞命
姬手抄姬於事涉閨間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
姬遍授諸書續成之名曰齋艷其書之魄異精
秘凡古今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
歌舞針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卽草木之無情
者稍涉有情皆歸香奩今經字紅箋類分條悉
俱在奩中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蕉
奉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余卽當忍痛為之校
警鳩工以終姬志

姬於吳門曾學畫未成能作小叢衆樹筆墨楚

楚時於几視上輒自圖寫故於古今繪事別有殊好偶得長卷小軸與箚中舊珍時時展玩不置流離時寧委奩具而以書畫摳載自隨末後盡裁裝潢獨有紙絹猶不得免焉則書畫之厄而姬之嗜好真且至矣

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片芥每歲半塘顧子兼擇最精者緘密具有井甲蠅翼之異文火細烟小鼎長泉必手自炊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罐之句姬爲

頂。至。沸。乳。看。當。日。魚。麟。傳。盜。一。月。神。雲。晚。六。為。
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沈。香。泛。真。如。不。
蘭。霽。露。瑤。草。臨。波。備。極。盧。陸。之。致。東。坡。云。分。無。
玉。腕。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
矣。

姬每與余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官香、諸品、淫沉、
水香、世俗人以沈香著火上、烟撲油膩、頃刻而
滅、無論香之性情未出、卽著懷袖、皆帶篤腥、沈
香有堅緻而紋橫者、謂之橫、隔沈、卽四種沈香、
因革沉香、紋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結而

未成如小笠大菌名。逢萊香。余多蓄之。每慢火
隔紗。使不見烟。則閣中皆如風過伽楠。露沃薔
薇。熟磨琥珀酒。傾犀筩之味。夕蒸衾枕間。柳以
肌香甜艷。非常夢魂俱適。外此則有真西洋香
方。得之內府。迥非肆料。內成客海陵。曾與姬手
製百丸。誠閨中異品。然熬時亦以不見烟為佳。
非姬細心秀致。不能領畧到此。
黃熟出諸番。而真臘為上。波堅者。為黃熟桶氣
佳。而通黑者。為夾棧黃熟。近南粵東莞茶園村
土人種黃熟。如江南之藝茶樹。矮枝繁。其香在

根自吳門解人剔根切白。而香之鬆朽盡。削油
尖鐵面盡出。余與姬客半塘時。知金平叔最精
於此。垂價數購之。塊者淨潤。長曲者如枝如虬。
皆就其根之有結處。隨紋縷出。黃雲紫繡半雜。
鷓鴣斑可拭。可玩。寒夜小室。玉幃四垂。氍毹重
疊。燒二尺許。絳蠟二三枝。設參差臺几。錯列大
小數。宣爐宿火。常熱。色如液金。粟玉細撥。活灰
一寸。灰上隔砂。選香蒸之。歷半夜。一香凝然。不
焦不竭。鬱勃氤氳。純是糖結。熱香間有梅英半
舒。荷鷺梨蜜脾之氣。靜參鼻觀。憶年來共憲此。

味此境恒打曉鐘、尙未着枕、與姬細想、問怨有
斜倚薰籠、撥盡寒爐之苦、我兩人如在藥珠泉
香深處、令人與香氣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
於幽房扁室中也、

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晝夜出入
皆爛熳香雪中、姬於含蕊時、先相枝之橫斜、與
几上軍持相受、或隔歲、便凌剪得宜、至花放、恰
挿入供、卽四時草木竹葉、無不經營絕慧、頌畧
殊清、使冷韻幽香、恆霏微于曲房斗室、至瓌艷
肥紅、則非其所賞也、

秋來猶就晚菊。卽去秋病中。客貽我剪桃紅。花
繁而厚。葉碧如染。濃條婀娜。枝枝具雲電風斜
之態。姬扶病三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留榻
右。每晚高燒翠蠟。以白團迴六曲圍。三面設小
座於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積。妙麗。始以身入
菊之意。能盡矣。其如人。棲何至今。思之。澹秀如
畫。

姬最愛月。每以身隨升沉。爲去住。夏納涼小苑。
與幼兒誦唐人詠月。及流螢紈扇詩。半榻小几。

恆屢移以領月之四面。午夜歸閣，仍推窗延月於枕簟間。月去復捲幔倚窗而望，語余曰：吾書謝莊月賦，古人厭晨歡，業宵宴，蓋夜之時逸。月之氣靜，碧海青天，霜縞冰凜，較赤日紅塵迥隔。仙凡人生壤壤，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齁睡者。桂華露影無福消受，與子長歷四序，媚秀浣潔，領畧幽香，仙路禪關，於此靜得矣。

釀餚爲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蔬，皆於初放時採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交，紅鮮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噴鼻，奇香異艷，非復恆有最。

矯首爲秋海棠露海棠華香此獨露凝香發又
俗名斷腸草以爲不食而味美獨冠諸花次則
梅英野薔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至橙黃橘紅
佛手香橼去白縷絲色味更勝酒後出數十種
五色浮動白瓷中解醜消渴金華仙掌難與爭
衡也

冬春水鹽諸菜能使黃者如蠟碧者如苔蒲藕
筍蕨鮮花野菜枸杞萵苣之類無不採人食品
芳旨盈席

火肉久者無油有松柏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

有麋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鱖骨如白玉。油蜆如鱈魚。蝦鬆如龍鬚。烘兔酥。雉如餅餌。可以筮食。菌脯如雞塊。腐湯如牛乳。姬祠考之食譜。四方。郇厨中一種。偶異。卽加訪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爲之。莫不異妙。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攪一絲。漉盡。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攪糖細漉。桃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金絲。內糖。每醋暑。姬必手取其汁。示潔。坐爐邊。靜看火候。成膏。不使焦枯。分濃澹爲數種。此尤異色異味也。

張山來曰。予雉皋別業。與辟疆相鄰。辟疆常爲予言。宛君事甚。忍復以憶語。見示。予深羨辟疆奇福。如許。癸亥秋。又以家公亮傳來。諱麴。入選。快讀一過。乃知慧業文人。固應有此。因自嗟命薄。不能一締如此奇緣。能無浩歎。

賣酒者傳

魏禧沐叔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遺章婢沽。必問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毋盜瓶中酒。受主翁笮也。或傾跌破瓶。在輒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由是遠近稱長者。里有事。酥飲者。必會其

肆里中有數聚飲。平事不得決者。霜對咨嗟。多墨
色。賣酒者問曰。諸君何爲數聚飲。平事不得決。相
咨嗟也。聚飲者曰。吾儕保甲貸乙金。甲逾期不肯
償。將訟。訟則破家。事連吾儕。數姓人。不得休矣。賣
酒者曰。幾何數。曰。子毋四百金。賣酒者曰。何憂爲。
立出四百金。償之不責券。乙得金欣然。以爲甲終
不負已也。四年甲乃償。賣酒者四百金。客有橐
重貲于途。甚雪不能行。聞賣酒者長者。趨寄宿。雪
連日。賣酒者曰。呼客同博。以贏錢買酒。肉相飲。噉
客多負。私怏怏曰。賈酒者乃不長者耶。然吾已負。

且大飲以酌若金也。雲疇客債博所負行賣酒者
笑曰。主人乃取客錢買酒內。即天寒甚。不名博客
將不肯大飲。敝盡取所償負。還之術者。談五行立
決人死。疏先後宜死者。六人矣。賣酒者將至期。置
酒召所買田舍主。畢至曰。吾往買若田宅。若中心
願之乎。價毋虧乎。欲贖者視券。價不足者追償以
金。又召諸子。貧者曰。汝貸金若干。子母若干矣。能
償者捐其息。貧者立券還之曰。毋使我子孫患苦
汝也。及期賣酒者大會戚友。沐棺更衣待死。是日
也。賣酒者顏色陽陽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

迺散去其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賣酒者活更
七年魏子曰吾聞賣酒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
終日博喧爭無家人禮或問之日兒輩嬉否則博
他人家敗吾產矣嗟乎賣酒者匪惟長者抑亦智
士哉賣酒者姓郭名節他善事頗眾予聞之歐陽
介庵云

張山來曰自古異人多隱屠沽中賣酒者其致
太平故以長者名耳叔子謂匪惟長者抑亦智
士誠具眼也

一瓢子傳

嚴首魁平子

一瓢道人。不知其姓名。性嗜酒。善畫龍。敝衣蓬跣。持筇竹杖。挂一瓢。遊鄂渚間。行歌漫罵。學百鳥語。弄羣兒。聚話以爲樂。顧敬神明。映徹怪準。奇顏鬚。疎疎起吐語。作洪鐘聲。有時衣新絳衣。從人假。馬擁大蓋。往來市中。觀者如堵。隆慶丁卯。居澧陽。年可七十。澧人異之。或具酒。蓄黑汁。乞一瓢。子畫不能得。一日飲真孝廉園中。頽然一醉。直視沉吟。久之。座中顧曰。此一瓢子畫勢也。一瓢子骨相既奇。如蛟人籠子。更卸衣衫。翫而起舞。顧謂座客爲我高歌入塞出塞之曲。又令小鬼跳呼。四面交攻。

已信手陰。溼烟露迷空。座中凜凜生寒氣。飛潛見
伏。隨勢而成。暑其尾日。牛舜耕問其故。笑而不答。
有飲一瓢子酒。年餘不能得其畫者。久之畫一人
科頭赤脚。踞地而遺。筋骨隱起。作努力狀。以贈之。
其諧謔如此。信口輒成詩。間有異語。多奇中。澧人
漸敬之。競饋問。皆受而冥之。華陽莊靖王請改節。
一瓢子不可。所居無定處。一日宿文昌祠中。祀交
昌像作梵咒。像落壓其腦。乃遺書莊靖。請速營棺。
且吾其老焉。王如言爲治木。木具一瓢子坐其中。
不覆好否。鼻面過市。拱手大呼。澧人言別周忌街。

卷。遷。郊。外。皆。賢。菴。命。眾。曰。可。覆。我。眾。不。敢。覆。視。之。
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甚。輕。如。空。棺。然。澧。人。爲。
題。石。于。澧。水。橋。頭。署。畫。龍。道。人。一。瓢。子。之。墓。益。隆。
慶。辛。未。七。月。也。或。曰。一。瓢。子。少。讀。書。不。得。志。棄。去。
走。海。上。從。軍。征。倭。寇。有。功。至。裨。將。後。失。律。墜。小。羣。
盜。出。沒。吳。楚。間。乃。以。貲。市。妓。十。餘。人。賣。酒。淮。揚。所。
得。市。門。貨。悉。以。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日。擁。歌。舞。
具。飲。食。以。自。豪。比。十。餘。年。始。亡。去。乞。食。湖。湘。間。終。
于。澧。

附游一瓢傳

陳周二游

啟。顧之時。楚湖之南。澧州有游食道人。衣結履穿。臭穢不可。邈求乞市中。每日得酒一瓢。風雨中。輒醉卧道上。其言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或驗或不必驗。無甚異於人人。亦不之異。以其游食。謂之游道人。以其喜酒一瓢。又謂之游一瓢也。嘗醉中大言曰。我善畫龍。人或以紙試之。磨墨滿瓢。狂喫着紙。又以破袖清墨。濃塗張紙。空中俟墨乾時。烟雲吞吐。鱗甲生動。有飛騰破壁之勢。得者至今寶之。偶華陽王過市。前驅訶斥不起。王曰。得全于酒者。得全于天也。天全之人。自

尸

嚼

當

非凡品。輿致宮中供養致敬。一日忽舉手謝王曰。吾祿食已盡。後享累王矣。奄然長逝。王以兩石缸函其尸。葬之。半載後。有自都門來者。見游在都。附書于王。果一瓢手蹟。王異之。發其缸。空如也。因歎神仙之遊戲人間。而人不之識也。獨拙和尚。澧州人。目擊其異。并識其詩四絕。一曰。磨快。拗頭挖甚參。不知山下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烟火。細附梅花肯點心。二曰。游食多年不害羞。也夾城市看粗樓。東風不管人貧賤。一簇花枝到白頭。三曰。破寺無僧好挂瓢。閒時歌舞醉。

吹簫黃昏月落秋江裏。沒箇人來問寂寥。四日門外何人喚老游。老游無事聽溪流。而今世事多荆棘。黃葉飛來怕打頭。

張山來曰。予于文潁中見嚴作。選後而瀨江陳子二游。復以是作見寄。所紀事大同小異。因竝錄之以彰瑜亮云。

宋連璧傳

李煥章象先

宋連璧者。字玉梧。吾乘北郭人也。巨族諸家率淳謹。璧獨以俠行驚里中。性至孝。父鴻臚丞。晚得異疾。日臍出綠汁數合。醫不治。有道士衣破絮。至其

藥

家謂壁曰。是非禽乳熊。莫能療也。顧山左何旄得
君其聽之而已。壁叱曰。是豈天上物耶。乃徒走入
秦中。深山遇虎。幾啗壁。會獵人大至。虎逸去。壁且
伺幽菁伏莽。灌木叢祠。踪跡熊穴。發熊出。啗其
乳。二懷之出。熊至。壁倉皇驚墮岸谷下。傷兩趾。病
不能步。而持乳熊如故也。夜宿廢廟中。疑戶外有
拖履聲。至壁曰。援遠人命。援遠人命。履聲入。取袖
中草捏之。卽藝。壁察之。乃曩所遇道人也。壁大駭。
師何至是。道士曰。待爾久矣。乃以藁傳壁。足輒能
立。道士授一書。皆符呪。曰。爾善用。後四十年。與爾

械

會場茲之市。壁遂至家。父吞乳熊肉。瘥。後數年。父以他病沒。壁愈厭棄世俗。欲爲五嶽遊。乃稍稍理前道人所遺書。能隱形。驅風雷雨。又剪紙爲人馬甲盾器械。客侍御游。公幕府。崔魏忌侍御。禍家。又以侍御匿妖妄報。緹騎至。縛侍御。與壁檻車至河。西務壁曰。煩諸公致詞中貴。我野人不習豪家。欲他往。諸緹騎急視之。檻車寂無人矣。壁與侍御亡之淮上。壁曰。君可歸楚中。取一符付侍御。急則焚之。是時壁。夏姓名爲張思任。於是朝廷捕亡者張思任。而壁之家人不知也。壁乃潛某宗伯家。遇之。

厚時權要與宗伯隙壁曰國賊也乃走長安上書
劾權要險很傾善類爲逆闕復讐宜下司寇請室
上大怒執之就斬西市梃梏忽脫地寂無人矣是
時壁又衰姓名爲李抱真於是朝廷捕亡者李抱
真而壁之家人不知也壁輒憶前道人約至鳩茲
市僦居候道人且三載一日人大呼墻外曰此中
匿亡者三人曰宋連壁張思任李抱真可速出壁
大駭無措其人已排闥入劓昔所與別道人也責
之曰以爾風有道契故售之書爾奈何與黨綱事
爲天下逋逃客耶吾以此遲三年始至壁頓首謝

留

願自此與師永絕世緣。不復慮妻孥矣。道人曰。不可。爾還里當再與家人見壁。遂攜藥囊抵家。其妻已喪久。兒夢瑞壁去方周歲。見不復認。則棲一廟中。曰。我張思在。後改李抱真。與茲村有緣。故來壁同母弟珠。當捕張李時。亦疑其爲兒。終未敢以告人也。至是心動。趣之急。啟扉。兄弟各相識。因撫其子。具告所以。招數曰去。

張山來曰。宋連壁雖不當。悞道人所期。然排解黨錮處。亦足見其豪俠。

虞初新志卷三終

虞初新志卷四

小娜媛山館重校刊

新安張潮山來輯

義虎記

王猷定子一

辛丑春余客會稽集宋公荔裳之署齋有客談虎
公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爲山西孝義知
縣見義虎甚奇屬余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
多虎一樵者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
卧穴內穴如覆釜三面石甚廉利前壁稍平高丈
許蘚落如溜爲虎逕樵踴而蹙者數傍徨遶壁泣
待死日落風生虎嘯踰壁入口銜生糜分飼兩小

虎見樵蹲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患者反以殘
肉食樵入抱小虎卧樵私度虎飽朝必及昧爽虎
躍而出停午復銜一麋來飼其子仍投餒與樵樵
餒甚取啖渴自飲其溺如是者彌月浸與虎狎一
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
須臾虎復入拳雙足俛首就樵樵騎虎騰壁上虎
置樵攜子行陰崖崖窟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
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卻顧樵跽告曰蒙大王活我
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申衢我死不
忘報也虎領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樵復告曰

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候
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饗無忘。吾
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追歸家人。驚訊樵語。故共
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
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柵。矛旌筑弩。畢集約。生
擒。以獻邑宰。樵奔救。告眾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
等毋傷。眾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其告
前事。不信。執樵。以龍額受。官親至虎所。
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赴。
約入關。耶復點頭。我爲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

從大王言未訖虎淚墜地如兩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官大駭趨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顧樵而去後名其亭曰義虎亭

王子曰余聞唐時有邑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于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知所愧哉

張山來曰人往往以虎爲凶暴之獸今觀此記乃知世間尙有義虎人而不知此余所以有義虎行之作也

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黑死大王以走
約入關耶復點頭我爲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

子約園先生名齡樹之仁和人也世奉天方教戒

飲酒而約園顧嗜酒飲至一石貌益莊言愈謹人
咸異之詩賦古文辭自少年未達時卽名播江左
其後仲弟景鴻季弟灤皆以詩名世目之曰三丁
至香奩豔句四方聞秀尤喜誦約園詩家有攬雲
樓三丁讀書處也客乍登樓約園伏案上疑晝寢
迫而視之乃觀書目去紙才一寸驟昂首又不辨
某某客嘲之曰卿去丁儀凡幾舊約園戲持杖逐
客客匿屏後誤逐其僕約園婦聞之大笑一夕娶

主

小婦、芍園逼視、光癡心喜甚、出與容賦定情詩、夜
半披幃、薊澤襲人、小婦卒無語詰、且視之、爨下婢
也、知爲婦所給、芍園又大笑、延陵大姓、遣一姬能
詩、久誦芍園詩、誓曰、至人令吾自擇配、願得知丁
君足矣、陽羨吳參軍與丁世講也、詭以芍園意請
約姬、姬許之、丁有侍兒小字冬青、主謳善鼓琴、主
婦不悅、將遣府吏納于金聘之、世方企羨兩女子
已得所、久之、延陵姬登舟泣曰、吾旦夕冀事丁郎、
爲幕府、給入掖庭、緣已矣、方扣舷墮水、冬青忽至、
延陵姬道故、冬青亦泣曰、吾故主人翁、相對泣不

知護騎以告蒞園廢寢食者累月然蒞園數得孺
于妾猶鞅望主婦賢家人多不直丁君蒞園居法
曹無事日作詩與宋觀察荔裳施大叅愚山巖黃
門灑亭稱燕臺七子詩名滿京師吏人竊其牘換
鴛炙竈下養思染指不獲明日訟于庭蒞園復賜
吏人鴛炙時蒞園官京師猶守天方教同官故以
猪肝一片置七箸蒞園短視吏人以告獲免上
方冊立四官命無冊典禮者調入東省兼主客主
客卽古典屬國也重使至譯問主客爲誰廉知公
持紫貂銀鼠美玉象犀從吏人易公詩歸國長安

縉紳以爲榮。晨入東省。侍郎李公夷棠從東出。蒞園從中入。瞠目相視。侍郎遣驛卒問訊。蒞園趨謝。侍郎笑曰。是公耶。吾知公短視矣。謝爲蒞園退而笑曰。吾短視與詩名等。謫居東嶠。峴三千里。郵亭驛壁讀遷客詩。大喜。孺子妾問曰。得非聞賜環詔耶。蒞園曰。上聖明。賜我遊湯沐邑。出關遷客皆才子。此行不患無友。久之。糧盡。飯而啼。孺子妾慰勞曰。卿有友。必簞食迎若。蒞園笑曰。恐如卿言。當先以酒療吾渴。初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與牧豎同卧起。然暇輒爲詩。詩益溫厚。無遷謫態。國

子藩公聞其名欲枉見。約園避不往。一日乘牛車入城。約園車上執周易。驟遇藩公。飾低頭讀易。不及避。藩公歸語陸子淵曰。吾今日得遇約園先生矣。子淵問故。藩公曰。此間安有車上讀書。傲然不顧者。此人者乎。必約園無疑也。嗣此西園飛蓋必延約園飲酒賦詩。禮爲上客。然約園亦困甚。塞上風刺人骨。秋卽雨雪。山川林木盡白。河冰合。嘗不得汲。樵蘇不至。五日不爨。取蘆粟小米和雪嚙之。然孺子妾輒生于當爾時。坐茆屋下。日照戶如渥。醇酒然。畏風不能視日。日脯山鬼夜啼。餓厲聲咽。

忽聞叩門客。翩然有喜從。隙中窺之虎。方以尾擊戶。藟園危坐白。若居東。凡五遷家。日貧。詩曰。富登臨眺覽。供其筆墨。作歸思軒記。以寓意。友人林璐聞之曰。卿歸矣。曩者卽郢道上。呂仙祠。卽盧生受枕處也。仕宦過者疾驅去。以避不祥。卿銜命過其下。停車徐步。入道人方坐蒲團不起。卿異之。索筆題壁曰。向翁乞取選卿夢。畱得凌雲化鶴飛。之句。得非詩讖乎。貽書報藟園。惘然悟。又一年始歸。果如林生言。

張山來曰。敘瑣屑事。須眉活現。是頰上添毫手。

也

寄暢園聞歌記

余懷愴心

吳門徐生君見以度曲名聞四方與余善著南曲譜索余序余爲之序有曰南曲蓋始于崑山魏良輔云良輔初習北音繼于北人王友山退而鑲心南曲足迹不下樓十年當是時南曲率平直無意致良輔轉喉押調良爲新聲疾徐高下清濁之數一依本宮取字齒唇間跌換以撥恆以深逸助其悽淚吳中老曲師如袁髯尤駘者皆瞠乎自以爲不及也良輔之言曰學曲者移宮換呂此孰後事

也。初戒雜切務多迎頭拍字。徹板隨寇。毋或後先。
之長宜圓勁短宜適然。毋剽五音依於四聲。毋或
矯也。毋豔。又曰開口難。出字難。過腔難。高不難。低
難。有腔不難。無腔難。又曰歇難。閤難。此不傳之秘
也。良輔盡洩之。而同時叟東人張小泉海虞人周
夢山競相附和。惟梁谿人潘荆南獨精其技。至今
雲仍不絕于梁谿矣。合曲必用簫管。而吳人則有
張梅谷善吹司簫。以簫從曲。昆陵人則有謝和泉
工撮管。以管從曲。皆與良輔遊。而梁谿人陳夢萱
顧渭濱呂起渭輩竝以簫管擅名。蓋度曲之工始

於玉峰盛于梁谿者殆將百年矣。此道不絕如縷，而徐生蹶起，果門寒，魏赤熾，易漢幟，恨良輔不見。徐生不恨徐生不見良輔也。徐生年六十餘而疾，若雛鷺靜女，松間石上，按拍一歌，縹緲遲迴，吐納瀏澆，飛鳥渴音，游魚出聽。文人騷客爲之愴悅，爲之神傷，妙哉技至此乎！一日徐生語余曰：吾老矣，恐不能復作少年俊會事，得吾之傳者，乃在梁谿。今太史留仙、秦公尊人以新公所蓄歌者六七人，是也。君倘游九龍二泉間，不可不見此人。聞此曲，余心識之久矣。庚戌九月，道經梁谿，適潁州劉者。

功公勇擁大航西門外、留介方舟同游惠山、而吳
明府伯成、秦憲使補念、顧孝廉修遠、及其子文學
天石、朱公子子祿、劉處士震修、皆在席、太史留仙
則挾歌者六、七人、乘畫舫、抱樂器、凌波而至、會子
寄暢之園、於時天際秋冬、木葉微脫、循長廊而觀
止水、倚峭壁以聽響泉、而六、七人者、入青絳、太躡
五絳履、恂恂如書生、綽約若處子、列坐文石、或彈
或吹、須臾歌喉乍轉、纍纍如貫珠、行雲不流、萬籟
俱寂、余乃狂叫曰、徐生、徐生、豈欺我哉、六、七人者
各道姓名、歛袖低借、顧其座客、至于笙角三絃十

翻蕭鼓。則授之。李生。李生亦吳人。是夕分韻賦詩。
三更乃罷酒。次日復宴集。憲使家六七人。又借來
名奏。按余作歌。贈之。仰知徐生之言不謬。長輔之
道。終盛于梁。繇而留仙父子風流。跌宕照映。九龍
二泉間者。與山俱高。與水俱清也。是爲記。

張山來曰。吳俗于中秋夜善歌者。咸集虎丘石
上。次第競所長。唯最後一人爲最善。聽者止數
人。不獨忘言。并不容贊。予神往久矣。今讀此記。
益令我穆然以思。悠然以想也。

陳小憐傳

杜濬十泉

陳小憐，鄒城女子也。年十四，遭兵亂，失所，落狹斜。有貴公子，睨之，購以千金，貯之別室，作小妻，相好者彌年。大婦知之，恚甚，磨礪白刃，欲得而甘心焉。公子不得已，召媒議遣。居間者以爲奇貨，遂將小憐入燕中，住西河沿。西河沿，亦狹斜也。小憐姿慧不凡，遂傾動都人士，聲價翔貴。雖達官富人，有華筵上客，欲得小憐一佐酒，必先致意，連懇數爲期旬日之後，然後得其一。至時，燕聚四方之士，座中遲遲，多年少美姿容者，結束濟楚，媚態百出，自謂必得當于小憐。小憐弗睇也。而錢唐知名士范性

華者老成人也。客於燕。一日以赴某公。講。造小憐。雖頗異其姿。然平澹。遇之耳。范時年五十餘。人地。固自軒軒。顧貌已蒼然。意不在佻達。而小憐一見。獨爲之心醉。注目視范。自入座。以至酒闌。目不他視。凡范起則視其起。范步則視其步。范復就座則視其就座。往則目送。於則目迎。已。或時起數步之外。必回頭視范。如恐失之。小憐固素謹。忽如此舉。坐咸詫異。范反爲之踟躕。不自得笑。而左右顧而小憐自如也。將別則詳問范姓字。歸而朝夕誦之。有潘生者。往來於其家。又素識范。謂小憐曰。爾念。

范君如此。盍往訪之。小憐正色曰。吾既已心許。范君終身矣。若莽往。是弄也。姑少待。范君相迎。斯可矣。潘以其言白范。范猶恐其難致。試走伴探之。值小憐是日有鉅公之約。肩輿在門矣。立改其所向。詭其姬曰。某公之約。一惟汝多方辭絕之。我赴范君。召不顧矣。小憐至范所。語次。謂范君曰。君知我日者。席間注目視君之故乎。范曰。初不知。小憐曰。吾見君之酷似吾故夫也。吾不能舍君矣。是時小憐年始十七。范笑曰。以子之姿慧。從良故甚善。然當擇年相若者。吾豈若偶耶。小憐應曰。君誤矣。三

十年以內所生之人豈有可與論吾心者哉。范大奇其言，叫之知嘗讀書，粗通朱子綱目。范初無意至是，固已心動矣。因留連旬朔，相與定盟。然後去而小憐所與一時宦方與范相忌，聞之雅不能平。輒計致小憐曲室中，出而扇其戶以困之。小憐顧室中有髹几，長丈餘，遂泚筆於几上書。范性華三字，幾千百滿之。時宦歸而覩几上字，色變不能言。燕中嘗作勝會，廣召賓友，及狎客妓女，皆與酒酣。容爲觴政，下令人各引滿。既酌，自言其心上人爲某，不實者有如酒次第至小憐，或戲之曰：爾心上

人多矣。莫適言誰也。小憐謚曰：是何言一人而已。起持巨觥命滿酌一飲。滯澀覆觴。大呼曰：范性華舉座相顧以爲此子無所引避矣。其篤摯至於此。然久之無成事。范於是仰天歎曰：醇政獨非丈夫乎。何遂力不能舉一女子而忍負之也。且小憐與吾約者極不難耳。督過愆期。至於舌敝。金臺之下。識汎性華者多矣。而將伯之助寂然。又安事交游。爲乃爲詩自傷云：只愁世少黃衫客。李益終爲薄倖人。信乎其爲薄倖人矣。小憐以河清難俟。竟爲有勢者強劫以去。猶留書與范云：非妾負君。妾終

不負君也。噫。是可悲矣。先是小憐每數日不晤。范輒廢眠食。及范至。則又莊語相勉。以大義。且曰。出處一不慎。則君之詞翰俱可惜矣。聞者以爲此非巷中人語。又力勸范迎其室人來燕中。曰。小憐異日得事君子。固甘爲之副。范用其言。得與室人病。訣。厚殯成禮。小憐一言之方也。范尤感之云。

徐無山人贊曰。昔晉羊皇后醜。詆故夫以媚劉聰。其死也。化爲千百億男子。涓涓者皆是也。陳小憐何人。獨不以故夫爲諱。而吾友范性華。以似其故夫見許。豈羊皇后之教。反不行于女子乎。噫。是爲

立傳

張山來曰、層次轉折、無不入妙、尤妙在故夫一語、一見不復再見、是文之有品者。

賣花老人傳

宗元鼎定九

賣花老人者、不知何許人、家住維揚、瓊花觀後、茅屋三間、仿有小閣、室中茗椀、丹竈、經案、繩牀、皆楚楚明潔、柴門內方度二畝、以種草花爲業、家嘗有五色瓜云、卽昔之廣陵人邵平種也、所種芍藥、玫瑰、虞美人、鶯粟、洛陽夜合、萱草、蝴蝶、夜落金錢、剪春羅、剪秋羅、朱蘭、藍菊、白秋海棠、雁來紅、共十數。

種朝晨擔花向紅橋坐賣。遇文人墨客，卽贈花。狗
詩而歸。或遇俗子購之，必數倍其價，得錢沽酒痛
醉。餘者卽散諸乞兒。市人笑爲花顛。嘗九日渡江，
經旬不歸。人問之，答曰：吾訪故人，殷七七于鐵窠
城中耳。袖中出杜鵑花一枝，紅芬可愛。所往來者，
有筆道人、珏道人、圍棋烹茗爲樂。珏道人疑卽唐
廣陵人李珏，以販糴爲業。成仙者筆道人，疑卽宋
建炎中顏筆仙耳。昔瓊花觀中有黃冠持畫一軸，
獻帥守，字皆雲章鳥篆，不可識，使人尾之，乃入觀
後井中。下勾洞天深處，相傳老人或爲童子，或爲

黃鶴于年于茲矣。識者謂卽黃冠後身云。

張山來曰。逸趣橫溢。澹宕多姿。

神鉞記

徐芳仲光

庚辰夏某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喪。僅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擁妻酣睡。而役母使炊。俟熟乃起。旦旦如是。小不如意卽恣口誚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釜沸候。兒忽騰跳墮釜中。母知不救。卽潛竄。不孝子聞兒叫。起視已死。乃大恨曰。媪殺我子。捫厨得刀。遂出離家。百武有關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閃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撚刀入。忽帝傍周將軍。

像從座躍下提刀砍不孝子倒正中其項廟祝聞
刀聲錚然移出則不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
足尙在門限外未入呼問老母具述其事蓋幾不
免而神救之也自是遠近喧傳其廟周將軍靈爽
夢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如故信州居民近是
鄉者日裹糧走謁予過玉山居停菜七十爲道其
異夫帝廟非西市也神之刀非鉄鉞也木偶之將
軍非有血氣知覺指臂運動也然異變所激則金
可使飛土可使躍塊然之手足可使踰閭而搏假
令神不饒是子其母且不免神視子之剗刃其母

而不之救。無爲貴神矣。然必無是也。卽使更入他
廟。神之缺亦皆能跳而馘之也。蘇子瞻云。掘水得
泉水。非專在于是。而世不察。或疑爲誕。或以爲像
之靈爽。若是而奔走之。皆窺管刻劍而不達于感
應之義者也。數十年前。吾郡有祖母抱孫墮池中。
死者畏其子之怒。避去。子藏椎僻徑石罅中。誘其
母歸過之。索椎。手旣入石。輒合。不可出。雷火下焚
其面。乃自聲罪。宛轉石間數日死。以理言石豈開
闔。齒人之物哉。罪逆之至。凡其所觸。皆爲難矣。
張山來曰。閱至不孝子弑逆處。令人髮指。毗裂。

請至神鉞砍頸處。令人拍案稱快。世之敢于悖逆者。皆以爲未必卽有報應耳。則曷不取是篇而讀之也。又曰。吾嘗有一人。負其至戚者。已非一端。而猶謂未足。又欲挾強而貸。至戚不能緘默。因訴其族人。此人遂大詆。遽逼其母死于至戚之家。其母固孀居而姑息者也。雖未如其言。而此言則亦難遁于神鉞者矣。吾願世之爲母者。慎毋姑息而自貽伊感也。

焚琴子傳

顧彩天石

焚琴子者。姓章氏。閩之諸生也。爲人磊落不羈。傷

心善哭類古之唐衢謝翔而才情過之爲詩文下
筆累于言皆感人心脾少應鄉試文已爲主司所
賞及觀五策指陳時事太過至斥邊藩以爲包藏
叛志主司乃懼不敢錄遂下第生遂棄諸生不爲
登鼓山所謂天風海濤亭者北望神京痛哭失聲
曰今天下將有變得如余者數輩委以兵農財賦
諸大政猶可鎮定顧乃鬱上以青衿子困英雄俾
兒曹口臭者登廟廟而食肉誠何爲哉誠何爲哉
余且燒其詩書絕筆不爲文矣旣而疆場多故關
亦疲於兵革悉如生所料云生旣不得志出遊於

潮過潮刺史韓文公廟讀其逐鱷文而哭之又歷
節惠廣雷諸郡悲嶺海之烟瘴思寇萊公謫雷時
枯竹生筍賢淚成堆風流如在也則又哭之哀聽
鷓鴣作行不得哥哥聲則抗音而哭以亂其鳴久
之學琴於惠州僧上振得其音節之妙遂歸變姓
名以琴遊八閩王公大人爭延致而聽其琴有願
從而學者雖善然終莫能及也久之有將軍自塞
上來駐防閩省嗜琴厚禮延生使鼓琴於幕下將
軍據上坐而置一座於旁命生坐生怒目視將軍
曰吾博通萬卷書而明公惟知馬上用劍槊吾豈

爲君門下士耶。奈何不以賓禮見而屈於傷。吾不能鼓琴矣。奮衣徑出不顧。將軍慙下與抗禮謝罪。強留之。乃跣上坐爲一鼓琴。將軍稱善。左右無不竦聽。然其聲淒愴。唯殺有秦音焉。生曰。琴者天下之至和也。吾琴離離如鸞鳳。今枝上無螿。螂捕蟬而絃中忽變西北。肅殺聲何也。豈軍中殆將有警耶。撫琴畢。三軍之士皆爲嗟歎。有流涕者。生盡醉痛哭。上馬而去。將軍贈之金。不受。後此軍淪於海。溢焉。久之。聞人曰。生爲琴師。雖江浙間頗多聞其名者。然當道不以禮遇。招亦不往。往亦不爲久。

留常酒後耳熱。捧琴於地。引滿大卮。放言高論。驚
其座賓。談古今得失。雖老師宿儒。深通經濟者。不
能難也。其最愛童子曰金蘭。亦善琴。獨得生傳。常
負奚囊。從生遊數千里外。生詩成。金蘭輒繕錄之。
益帙。客訪生。不遇。金蘭代爲款接。以生驚人句示
人。由是人頗異之。以爲抱負非常之士。不得志而
隱於琴。然當事卒莫有薦之者。竟佯狂以卒。云生
篤於伉儷。婦陳氏。少生十歲。亦頗知書。嗜音。生嘗
入爲其妻鼓琴。茶香入牖。鬢影蕭疎。顧而樂之。以
爲閨房清課。亦人生韻事。忽一日。謂其婦曰。吾向

聞紅顏薄命。卿才情如此。而推命者多言。歲行在卯。當死。豈汝亦天上人。不久當去耶。因感慨悲傷。爲彈別鵲離鸞之曲。白琴音和。吾與汝尙無恙。然第七絃無故忽絕。少而慧者當之。居數日。金蘭死。生撫屍一哭。不勝其悲。吐血數斗。曰。吾死後。廣陵散絕矣。遂焚其琴。不復鼓也。因自號焚琴子。生至康熙乙巳年。四十九。竟卒。聞其婦先亡。一歲云。顧子曰。焚琴子之事。余蓋聞之。漳州陳別駕云。別駕爲余言最詳。因囑余亟爲立傳。殆古之有心人。也。觀生之少。而肆於文。文不得志。而遊一寄於琴。再

寄於哭。卒之無自識生之才而用之者。宜其揚於情而碎於琴也。然生流風餘韻。宛在丹山碧水之間。迄今登鼓山之亭。如聞其哭焉。生其化鶴而來歸乎。松風夜絃。空林鬼哭。生何往而不在也。悲哉。張山來曰。子嘗觀文人之不得志者。往往怨尤侘傺。作不平之鳴。心竊議之。以爲若輩即使得志。亦未必能有所樹立。僅與肉食者等耳。今觀焚琴子之器。誠誠有度。越尋常者。未可謂此中無人也。

四氏子傳

張明燭琴歌

四氏子萬歷初吳人也有姓名四氏子者人名之
因以爲名焉氏子家雖貧亦產濤門比纓綉之徒
初皆與游顧其體中癡黠各半亦復各時方其黠
也能作詩文自作自書自諷聲滿四鄰若出金石
及其癡也天地變黑白貿親疎怨德皆相反妻孥
無協志者其父痛諭之不從則撻之氏子亦報撻
焉久之恒撻其父既乃著爲論曰父子主親父若
撻子當其舉手之時親誼已絕子安得不報撻又
且君父一也苟有罪湯武誅之可以稱聖父有罪
子撻之苟得不號賢乎又立論古今無真名人但

能訶詆人。則名歸之。孟子詆楊墨。兼周詆孔子。韓愈詆佛。豈好詆人哉。白爲名焉耳。故氏子遇當世大儒。其聲名經陽谷。達濠汜者。皆極力疵詆之。且作嘖。拳笑。面曰。是才不如我。而名居吾上。何也。或相見。至有受其大詆者。氏子既揭父母。詈兄嫂。詆類當世之嶽立者。國人皆鄙之。漸不與游。氏子游甚困。其兄割貲食之。氏子未厭。有所如。皆根棘。則益下急自恣。棄書不讀。但好世說水滸。嘗有人扣其門。氏子則怒曰。誰敢扣若爺門耶。曰。某也。曰。誰爲我。我爲誰。急取大棒。擊其脰。出行。見人有頰首。

者曰避我耳。詈之。答詈則相搏。見仰首者曰。驕我
耶。亦詈之。答詈亦相搏。故氏子有所之。輒挂閱。既
乃以所搏人自嫁於眾。曰。彼爲彼妻之厚我也。而
讐我。雖然。豈予罪哉。因出袖中一物。曰。此某妻之
臂飾。誅我者也。輕薄者競傳之。劇言苦語。各以加
人。遂令邑少潔門。其妻中庸人也。稍勸之。氏子則
手格之曰。吾厚其妻。爾乃厚其夫乎。其子年長。皆
心誦之。不敢言已。而邑之人皆知其詭也。則宋相
告曰。慎無與四氏子游。有與立談者。死期必至矣。
其怨家亦相謂曰。此穢豕也。昔有大家臥偃廁中。

見獅子過則負洩溺以侮之。獅子不敢近也。今氏子負穢來。謹避之而已。勿與角也。於是氏子居都會中。若空廬。行巷市間。惟逢雞犬草木。不能逢一人也。氏子游益困。則念世說中祖珽獲髻。上回羅袖中。金壘因遇物。卽懷之。人或率眾追奪。指名於于百人之前。他人醜之。思入壁罅。氏子坦然徐步。不以屑意也。又欲作南塘夜出梁山築欄之事。終歲召人人無肯與同役者。如此十餘年。頗自悔。其所親因從容語之曰。若爲儒而擗父母何也。曰。吾與父母戲耳。何嘗盡力撐之哉。且侮拋之。必沾酒。

以釋之。若詈兄嫂何也。曰：吾亦戲耳。且子聆吾兄嫂之身，有吾詈跡者，吾當罪子之。盡絕六親百朋，又何也。曰：吾初皆戲耳。乃吾六親百朋無一達人見我輒物而不化，彼絕我，我寧絕彼耶。其人曰：子每詆通人達士，以爲不如子，又奈何。氏子曰：盡戲也。吾戲言江水不如吾沼，江與沼不移位，豈非戲耶。其人曰：若之戲，則盡然矣。今日者，名敗身辱，父兄不以爲子弟，交游不以爲朋友，處環堵之室，上渥下濕，烟斷糧絕，子同不盡，以戲周旋之，顧怨尤控際乃爾。耶氏子默然無以應。亾何其長子某少。

亦詔令將弱忽得狂疾終日喃喃詈人然聽其所
言則皆其父也其父至則枚數其罪而撻之氏子
號叫不得免或言慘於氏子父彼撻時氏子乃械
子囚諸室則以一木爲其父詰之曰父母可撻乎
又代應之曰不可曰是宜撻曰撻至百數其餘罪
皆然數年竟狂死

外史氏曰吾猶及識四氏子身短不盈四尺其目
營然若攫食之鵙頰頰矜張若索門之雞其氣如
含瓦礫抱荆棘有觸卽摘射邑人謂其頑嚚不友
似渾敦不可教誨不知語言似持杵惡言誣善貪

目貨賄又似窮奇饕餮以爲兼有四氏之長故目
爲四氏子而四氏子不肯受也曰凡吾所爲皆戲
耳雖然四氏子戲其子數木之罪而日撻之豈亦
戲狂耶或以戲諫耶今死矣亦可云戲死耶夫其
父則狂而反號其子爲狂其子父木而撻之則戲
而其父反以諸罪爲戲皆或也吾疑天公之憤憤
久矣今乃以其子之口與手作天之口與手而日
數之曰撻之又酷巧嗟乎天公則誠戲耳四氏子
烏乎戲

張山來曰世豈真有若人耶然觀吾猶及識之

之云則是真有其人矣。乃知天生若人誠近於
戲。當亦未嘗不侮之耳。後乃假手其子以巧報
之。則彼蒼之文過也。

歐
子